本廠以及一切機器因本廠際茲冬季特行大減價四星期至二月五日止時期無多愛國諸君請購用國貨無任歡迎
照碼九折自二月五日止兼設器洗染舊毡帽改造新體式價格平宜
總銷場廈門大同路三百九十七號

編輯部啓事

本社發電機昨晚發生障碍代以人力致趕印不及今天少出副刊及廣告計乎張亀啓

十九路軍通電

▲廿九日上午四時十五分上海電、特急、南京中央政府、各院部會、京滬衛戍司令長官、各級黨部、國民軍師旅團長、各報館、全國國民公鑒、暴敵侵我東三省、變色國族、垂亡在即、我全國同胞、最後覺悟、在上海路北公然放火、我防線人士、向我挑釁、我守軍忍無可忍、即予還擊、其天職也、至質之人格、雖矢志牲、決不退出尺土分寸、地方人士、不能以退讓、換取苟安、我十九路軍、八日夜間、最後通牒、知正當救國保族、而捍衛守土

本能的抵抗！

憶明

我們並不以我軍勝利而快心，並不以我軍勝利即以爲可以出一口氣，我們極端反對戰爭；但，惟有中國人對日本的抵抗，是天賦動物爲自生自存加具有的本能，甚至是一草一木植物所具有的本能。如果說「屈服至極仍不免」而還不抵抗，簡直不是動物甚至不是植物而是塊石頭。我們極知道中日整個的實力目前不能比較；但就虎口下一個羊本能也應這樣。

「强梁世界」的「尚力世界」裏，日本的行動本無可說。與日本具有同樣力量的誰不這樣？然而 市街以飛機向密集與戰事無與無抵抗不是目的的市民轟炸縱焚，這種殘酷橫暴的，爲在神仙界，人世界，動物界，甚至在鬼世界，地獄界都是無可恕的。這樣不可方物不可知其屬於何類性的發揮，我們縱能如耶蘇說的「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做錯了」來解釋，然而「他們究竟何時能知道」？我們並不願「一眼還一眼一手還一手」的對日人報復，我們至少要敢「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做錯了」。

末了，我們痛哭着向我們的「鐵軍」致敬。我們中華民族淤死了的「腔血藏有他們來給灑出。革命的「鐵軍」，到底還是「革命的」，到底還是「人民的」。天呵！「革命」，祇賸這一點產物，祇賸這一粒種籽，但，就這一粒的種籽，是開的出中華民族「自由之花」的。人民！我們全中華的人民！起來！起來！

哀兵勝！

昨十九路大敗日軍

佔領其司令部

日軍死傷千人以上

入晚退避租界以內

日軍二十八夜十一時半開始激戰消息、本市首見昨日本報、昨一日戰況大約上午以前我軍取守勢、透過退乙軍、下午反攻、佔領日軍虹口陸戰隊司令部、避設北四川路及虹口入晚六時、日本軍手蔡廷楷向工部局、爲自衛計、四日本軍完全敗入租界、內之日軍防線華董議停戰、亦向我軍進攻、計劃北四川路及虹口一帶、我軍死傷千人以上、局抗議決進攻、我軍奮勇、日軍以後、我軍繼續、日軍以後、我軍繼續、日軍以後、我軍繼續